

江南大營一日端平

——十談石達開

王成聖

威脅天京三年半

清軍江南大營之破，不但促使滿清「世兵」制度，取八旗兵而代之的綠營覆敗沒落，而且，使太平天國的聲勢，達到空前未有的最高峯。太平天國起義諸王，倘若能够把握時機，趁此大勝餘威，打出全盤戰略，往後的中國歷史必將改寫，殆無疑問。

剝極而復，貞下起元，太平軍轉運的契機，是咸豐六年（公元一八五六）三月「天京」（金陵）告急，石達開捨下水陸喪師，被困南昌的會國藩，率師北上救援，却在陶吳小鎮受扼於清軍虎將張國樞，身受重傷，終至奇跡般的獲救，脫圍而出，到南京去養傷痊癒以後，爲了報張國樞的一箭之仇，領軍踏破江南大營。陶吳之役如果不是石達開麾下將士用命，石達開裹傷死守，不退不走，太平軍大京方面的情况，簡直不堪想像。

所謂江南大營，位置在天京金陵城東南的鍾山孝陵衛。這鍾山又名紫金山，又名仙遊山，又

名北山、蔣山，座落金陵古朝陽門外。後漢秣陵尉蔣子文逐盜，在鍾山下傷額而死，他生前自謂骨格殊貴，死後將成神仙，後來孫權以建業（即金陵、南京）爲都，大白犬在大道上看見蔣子文騎白馬，執白羽扇，向他顯形，並且告訴孫權：「我是建業一方之土地。」孫權乃追封他爲「蔣侯」，又因爲孫權的祖父名字叫吳鍾，爲了避諱，他便順口說道：

「那山不妨也改名蔣山。」

這便是金陵名山勝水，「蔣山青，秦淮碧」的由來。至於自古習稱金陵「龍蟠虎踞」，此語亦由鍾山而起，諸葛亮出使東吳，孫權陪着他觀察金陵形勢，諸葛亮曾指着鍾山和石頭城慨然的說：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

從此，鍾山號稱「諸山之傑」。明初，宋濂、劉伯溫和夏允中在辛丑二月曾經到鍾山作一日之遊，寫了一篇「遊鍾山記」，形容自鍾山俯瞰金陵的景色，他說：

「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

，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鷄籠上下，接落星澗，澗水流淅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

明太祖朱元璋讀了他這篇文章，對鍾山大爲神往，因此便選定鍾山爲他的建陵之地。皇陵告成，便稱之爲明孝陵，由於例須置衛守護，於是又有「孝陵衛」，以迄於今。民國十八年六月，中國國民黨國葬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鍾山之麓，建廣場、華表、祭堂與墓室，中華民族史上之兩位偉人，陵墓一字並列，使這「諸山之傑」的紫金山，成爲一大聖地。而南京的朝陽門自此也便改稱爲「中山門」了。

鍾山之最高峯，在西峯之巔曰「天保城」，地形高而峯頂平坦，四週都是巨石相疊，由大保城可以俯瞰南京城內，形勢極爲險要，古往今來，那裏是兵家必爭之地。天保城落入掌握，南京縱使城垣堅固，高壁深壑，防守也極困難。辛亥光復南京之役，清軍死守天保，經六省民軍前仆後繼，幾度鏖戰，待攻克了天保城後，幾顆砲彈

轟進城去，守城的張彪立即開城逃走，剩下的清軍則俯首稱降，由此可知天保城對於南京防務之重要。

不瞭解此一地理情勢，即無法解釋自從咸豐三年二月底向榮在鍾山建立江南大營，以迄六年六月江南大營的覆沒，這將近三年半期間裏的一大怪現象；——太平軍縱橫無敵，聲威震九州，當時金陵城中能征慣戰的勇將如楊秀清、韋昌輝、李秀成等，擁兵十萬，舳舻如雲，偏偏拿個心腹之患，肘腋之禍的江南大營無可奈何，乃使近畿一帶險象環生，天京官民夜不安枕，迭次抽調大軍回援，影響各路軍事至鉅。

另一方面，由而也可獲知石達開咸豐六年那一次回師，帶傷力戰踏平了江南大營，使清軍統帥向榮敗走之餘，驚悸憂急，竟病卒於軍中，石達開天生神勇，英雄無敵，他在這一戰中建的功勞有多麼大，對太平天國的貢獻是何等的深鉅。

翼王虎威退向榮

同咸豐三年正月初二，向榮方繼徐廣縉爲欽差大臣，便以收復武昌名城聞，那一次太平軍翼王石達開以年方弱冠的少年英雄，率十萬貔貅，樓船東下，大軍以捲地風雷之勢，指顧間直貫長江，連下三省，一戰奪獲金陵名城，使太平軍得以定鼎金陵，號稱天京。在石達開神威大發，凌厲直前的大兵圍進攻時，方始人捨我取「揀」了個武昌的向榮，他會挑選銳卒，盡棄輜重，苦苦的跟在石達開後面追趕，當其時，睥睨不可一世的翼王石達開，可以說連正眼兒也不會瞧他一眼。

回顧向榮追擊石達開的那一戰，查考起來，眞像是清軍在太平軍之後，遙遙相隨，恭送如儀。爲了奉詔急急直追，力戰堵截，向榮特地咨調湖南的水師和民船數百艘，他派麾下第一驍將張國樞（嘉祥），在船上裝設大砲，便由張國樞率領勁卒跟蹤石達開的大隊東下。向榮自己則精選二千四百餘名精壯驍悍的綠營兵勇，找捷徑，抄近路，逸過石達開扼樞如林的船隊，先趕到九江，會合江西巡撫張市的驍勇和兩江總督陸建瀛親自南京率來迎敵的精兵，準備利用九江天險，給石達開一個迎頭痛擊，這便是向榮和石達開之間的第一次交手。

不幸的是這一戰打得丟人現世，比「一敗塗地」更慘，向榮率領的兩千四百餘名精銳，帶隊的大將却有五名總兵之多，計爲「戰功彪炳、卓著助績」的和春、秦定三、李瑞、玉山、福興等人，這支勁旅在下巢湖設下第一道防線，當石達開開鋒之來，兩千四百餘精銳眼見太平軍旌旗林立，軍威壯盛，一個個嚇得魂靈出竅，心驚手顫，於是丟下了軍器便一閃而散，自此潰不成軍。反而丟下所有的大砲、火藥、戰具和輜重，讓石達開的前鋒隨意拿取，得來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向榮獲訊大驚失色，他連忙調集援軍，火速趕到下巢湖，他祇能跌足太息，眼望着石達開上千艘綠的帆影點點，石達開早已走得遠了。自此以後他便帶着和春等將一路窮尾「歡送」，元月十一日石達開進抵九江，十四日後隊自九江啓程，向榮等人曾經鼓勇向前，咬了一口太平軍的尾巴，在他總算打了一戰，然而實際上却不過是小的一次接觸而已。

元月中旬石達開揮師急攻安慶，向榮便趨起不前，他在九江留連，不敢再向前一步，應付咸豐皇帝的催兵詔旨，他在正月十七日具疏上奏，稟報「本軍情形」，說得不勝凄慘苦惱之至：「賊匪（指太平軍）所過地方，遠近百姓早已逃亡，九江城內亦無一人，不但購米不出，即油鹽蔬菜，也無法採買，既無餉銀，又無糧米，勢難枵腹荷戈。且連日風雪交作，實有凍餒饑寒之虞。」再則，他又說：

「河下船隻全無，以致急切不能渡江。」事實上，他所說的多一半是謊話，滯留九江，遷移徬徨，向榮唯有一種原因：怯敵、懼戰而已。

咸豐朝廷明曉得他因爲怯敵而徘徊不前，可是安慶已下，南京危急，大江南北沒有幾支可用之兵，咸豐皇帝想叫向榮拿出點勇氣來，爲了激發士氣，一壯軍心，朝廷特命副將鄧紹良，從湖南取來「欽差大臣」的關防，賫送九江，雙手捧給向榮。向榮再膺方面重任，照滿清功狗的法，他該如何「感激涕零，惕勵奮發」，貫徹他追擊剿辦的重大職責。可是向榮「驚弓之鳥，聞絃心驚」，他還是不敢硬起頭皮去打石達開，反而乾脆全部放棄了追擊的機會，好整以暇，忙裏偷閑的在九江從容整頓起部下兵馬來，這一着，確使清廷大出意外。

向榮說他從廣西帶出來的潮勇，和張國樞麾下的捷勇紀律最壞，這是事實，因爲潮勇雖然作戰勇敢，却是行爲蠻橫，動輒擾民，張國樞的捷勇更不必說，其中多半是廣西各路人匪改編的雜牌隊伍，就軍紀着想確有遣散的必要。然而正當

東南大礙，千鈞一髮的戰時，向榮此一作法便難免因法戰而故為此不急之圖的嫌疑。何況他將三千五百潮勇全部撤去，又把張國樑的四千捷勇裁了二千八百人，這六千多紀律敗壞的部隊原計劃由軍官率領各自回鄉，其結果卻變成打着官軍的旗號，持着官軍的兵器，一路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回老家，不知戕害了多少生靈，糜爛了幾許地方？

向榮無心與石達開作戰，一味拖延時日，遲遲整頓兵馬，部隊裁撤了六千多，調集補充新軍，則遠自雲南鶴麗鎮，調來了總兵官晉德部下部的演黔軍一千二百名，再加上留守武昌向榮自己的部將羅騰龍之所部，和在九江的兵馬混合編列，他總算又有了一萬三千左右的兵力。

部隊整編好了，向榮又要接二連三的辦保舉，使他部下的將領先升一次官，咸豐急於用他這一支兵，於其所請，無不迅即批准。因此副將鄧紹良升授壽春鎮總兵，又一名副將馬龍則升任浮州鎮總兵，帳下斬關奪旗的第一員驍將，守備張國樑也陞了都司。

再接下來，向榮還得調遣人馬，他保奏綏靖鎮總兵和春為左翼翼長，浮州鎮總兵馬龍為右翼翼長，而以自己統率中軍。

一切整頓佈署就緒，向榮更有一樁大事亟待解決，一萬三千餘眾的軍餉從何而來？他申報朝廷，咸豐很快便頒下聖旨：規定江西巡撫張芾每月供給糧米三萬石，白銀十五萬兩，又指定當向榮大軍餉糧不足時，應以安徽一省負責協餉。伯向榮猶有枝節問題，索性加派長蘆鹽運使，加按察司銜，使他總辦糧臺事務，尤其特准隨軍所

到之處作為總糧臺，許就地給養。至此，關於糧餉問題，向榮再無可奏之處。

老羞成怒斬名將

兵已齊，糧已備，向榮又說，大軍沒有船隻，豈能揮趨而飛？因此清廷又迭下詔令，飛檄南方各省，竭盡所能，為向大帥找船、找伙子、找水師所用的兵器，於是江西巡撫張芾為向榮封雇了民船千艘，再將全省漕運上的船隻悉撥向帥使用。向榮自己又派鄧紹良上湖南徵調全部水師，連兩廣總督葉名琛，都給他調來了海外水師的戰船、快蟹和大爬若干，以助聲勢，四川也運來了可供燒燬敵船之用的井油，以及火攻利器鐵火箭。

二月初二，龍抬頭之日，向榮硬起頭皮，率領他的新編之師，再次開始追擊石達開，當天東風大作，舟師逆風而駛，緩緩東航，從九江到安慶，三百多里的航程，前後走了九天之久，在這漫長的九日航程之中，急驚風遇見慢郎中，終於惱了一位滿人總兵官，左翼翼長和春，跟一位漢人副將鄧魁士，這兩位將領對於大軍故意遲延時日，大隊水師在長江裏一天走個三四十里，就像懶怠漢在陸地按轡徐行。和春、鄧魁士焦躁偏急，口發怨言，向榮聽到小報告，佯做不知，和春跟鄧魁士實在忍不住了，便去求見向大帥，向榮無可奈何，予以接見，兩位將領由和春先開口請願：

「石達開都快到金陵了，像咱們這樣走法，要到那一天才能追得上他？」

向榮當下認為他說話過於頂撞，怫然不悅，

便扳下臉來，冷冷的說：

「你不看見我們正遇上了頂頭風嗎？你們想快，也要快得來呀？」

「真是不羨巧呀，」和春仗着他是滿人，於是出語譏刺：「我們偏挑了個括頂頭風的日子開拔？」

向榮大怒，正待發作，偏巧鄧魁士不知輕重，在一旁插了一句：

「我們在九江耽擱得太久了，要是早幾天開拔，此刻早已趕上賊軍。」

一腔怒火正好出到鄧魁士頭上，向榮老羞之怒，好不厲害，他立刻便喊中軍官，斥鄧魁士不服上官，違抗命令，當下傳令正法。向榮要砍鄧魁士的腦袋，使和春跟全軍將領大驚失色，先是和春據理力爭，指鄧魁士所說的話並無不當，請向榮收回成命，然而向榮不加以理會，堅持如故。這一下急壞了和春，傳知各位統兵大員齊來求情，力陳鄧魁士立得汗馬功勞，斷不能無辜加罪，砍他的頭。向榮却是動了橫蠻，他大呼小叫，迹近瘋狂，逼着中軍官快將鄧魁士斬訖報來。

眾將官無人肯服，於是全軍大譁，統兵大員齊圍發出鼓噪，幾將釀成兵變，到這時候向榮見眾怒難犯，也有點駭怕了。他悻悻然的命中軍官將鄧魁士鬆綁，然後釋放。却仍暗中上了一本，奏報朝廷，誣指鄧魁士：

「……起程遲緩，經催其速行，猶敢抗命不遵，本應立即正法，姑念屢著戰功，免其一死，奏請革職，留營効力。」

鬧過了這麼一場風波，向榮亟圖掩飾，水師進度，稍微快些，二月十四日到了蕪湖，石達開

大軍攻進金陵已經三天，蕪湖祇有少數太平軍在看守糧草，向榮欺他們兵少，揮師衝殺一陣，餘衆紛紛逃去，他便奪了蕪湖城，具疏告捷。十五日棄舟登陸，金陵被石達開奪了，他只好進發江寧，二十日遠個大彎到丹徒，二十三日吃清廷催逼不過，再往回轉，廿六日向金陵進兵，二十七日在朝陽門外紮營，二十九日派斥候到金陵城下偵查，太平軍不理會，這時，金陵失守已十八日。

向榮在緩緩行進，方抵安慶的那兩天，大學士琦善（滿人）和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帶了直隸、陝西、黑龍江的綠營馬步各軍，不分前後趕來會師，兩路大軍於是約定向榮率領水陸二師循長江南岸東行，琦善、陳金綬則率馬步二軍沿北岸推展。北路之軍後來直抵揚州，也是因為揚州已被太平軍佔領，祇得紮營城外，此即為「江北大營」的由來。而向榮所率領的一萬三千餘人馬，則稱之為「江南大營」。

江南大營紮下來

江北大營與江南大營之設，在戰略上獲得成功之處，厥為天京金陵外圍驟然出現了這麼兩支大部隊，牽制了太平軍入金陵以後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東進戰事。當金陵已下，東王楊秀清奉天王洪秀全建立了天京，他鑒於石達開開國定都，功勳蓋世，頭一步便將指揮大權從石達開手中取來，楊秀清固然拔扈恣睢，但是以事論事，誠然令人有「一時歇命也」之嘆，在石達開指揮軍事時期，「江北大營」的兵馬猶在南下途中，江南大營則唯有向榮那支怯戰之師，所以他能够在攻

下金陵之後順利東征，派各官正丞相陣亡後追贈奮王的羅大綱和顧王千千歲吳如李克鎮江，下揚州，眼看着東南精華之區的蘇錫常澄，乃至於國際海口上海亦將指日可定。然而楊秀清一掌兵權，先則「江北大營」自天而降，繼而「江南大營」出現於近畿腹地險要地帶，甚且一舉進據鍾山，得了雄固無比的地利，自茲騷擾不已，乃使天京多事，東征之師首先停頓。

第一仗是遭遇戰，向榮督師東進，衝過秣陵關，直抵金陵城南二十里的沙子岡，遇上了守天京外圍土城的太平軍，向軍勢大，將這一小股太平軍擊走，二月二十九日，進攻鍾山，又推進到孝陵衛。三月初七和十二日，向榮兩度小勝，將鍾山與雨花臺間的太平軍截斷。十三日太平軍進攻，中伏敗退，向榮揮師急追，踏破鍾山上的太平軍營盤，太平軍總制陳轉被俘，綠營兵慘無人道的把他割來吃掉，向榮竟會欣欣然的據實奏報朝廷。

咸豐三年三月，金陵近郊戰事不絕如縷，互有勝負，楊秀清領軍作戰，事實證明他的戰略不如翼王石達開遠甚。三月下旬，祇有一萬三千餘衆的「江南大營」，居然可以分兵一半，交由陞任江南提督的鄧紹良，帶了去攻打鎮江，另關第二戰場。剩下的六七千人，則由向榮親率，在四月初六分兵五路，攻打朝陽、通濟兩門，被太平軍擊敗後，仍能鼓其餘勇，在鍾山之麓一口氣建了十八座營盤。笑話鬧得最大的一次，厥為四月十七日「江南大營」再攻朝陽門時，楊秀清屹立城樓，親自指揮開砲轟擊，居然誤中石陣，打死了好幾百名太平軍。

咸同年間的大詩人金和，字弓叔，號亞範，他是江蘇上元人，中了秀才，著有「秋蟬吟館詩鈔」上，在「清詩選」中，他的作品登得不少。當時，他高目時艱，志切報「滿」，特地從天京金陵逃了出來，隻身往謁「江南大營」右翼羣長馬龍，堅稱他願為清廷效死，再回金陵去陰結死士，準備在「江南大營」再攻城時作為內應，然後裏應外合，一舉摧破。

馬龍認為金和不過一介書生，那來這麼大的膽略，他不加理會，金和却還不死心，他便在城外召募了四千多名鄉勇，自備器械，歃血為盟。五月初九，列隊投入向榮軍中。於是，向榮命他們翌日參加「江南大營」的攻城戰，五月初十，向榮派馬龍、和春、瞿騰龍、秦定三、吉順諸將，改裝平民百姓，暗藏兵器，指揮民軍衝鋒，而使官兵繼後，屆時鄉勇倒能奮身直前，殺敵致果，後繼的官兵反而見敵即退，害苦了金和等一千鄉勇陷身重圍，血戰逃出來時，損失極為慘重。金和為此一役悲憤莫名，他解散鄉勇，又聽說向榮將這一仗的斬獲，冒功誑報入奏，金和積忿難忍，於是從此專事採訪收集向榮和綠營兵的劣迹，寫了許多膾炙人口，傳誦一時的史詩，幾乎是在為向榮和「江南大營」在做史事日誌了。其中迭有絕妙好詞，讀之不僅令人感慨，有時候簡直的要為之噴飯。此即所謂「笑中有淚，淚中亦有笑也」。

譬如其中描寫向榮「江南大營」營中風光的一首：

「近來驕子似仇讐，上將威聲盡罷休；磨盾傳先書貨殖，枕戈鄉竟號溫柔。猪猡戲具錢連屋

，響粟花膏火熾燼，循例繞城頻挑戰，睡醒猶喜戴吾頭。」

從第三句往下數，則第三句形容其貪財，第四句姦淫，第五句賭博，第六句鴉片，第七句敷衍，末一句畏怯。

又有一首六月初二記事百韻長詩，茲錄其末四句曰：

「……日中纜懸怒馬嘶，但見泛泛如鷺鷥，兵不刃刃身不泥，全軍而退歸來兮！」

再如七月初五紀事七律一首：

「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畫賊易知。乃於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風雨？」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憑這麼一支腐敗頹化的隊伍，能够據鍾山天險，迭犯天京，而聲威赫赫如東王楊秀清者，盡三年又半之力，不但打他不垮，而且無計擊走，便留這麼兩個「江北大營」、「江北大營」，成為天京金陵的心腹之患，直到咸豐六年十一月，方始迫不得已，飛檄調回各路大軍，作徹底解決兩大營之計。

三年半與一日間

由於天京無人，楊秀清、韋昌輝這東、北二王，如果拿對付向榮這一點上看來，與翼王石達開相比，何異侏儒於之巨人？當石達開一接天王詔令，立刻捨下即將到手的會國藩，完成清滅湘軍，底定全贛的兩大不世勳業，帶了三萬餘三合會的烏合之衆，一邊行軍一邊整頓訓練，

千里馳援，被困陶吳，時在天京金陵進退裕如的楊秀清和韋昌輝，明明知道石達開是踏平江南大營的唯一一將才，而金陵和陶吳朝發夕至，相距不過五七十里，可是他們在石達開被圍的十多天裏，從未發過一兵一卒往援，翼王則對於這一件事始終不聲不響，從無一句怨尤，咸豐六年五月初江北大營被秦日昌擊破，張國樑馳援江南大營東路，重圍自解，石達開方始昇抬而出，回天京療傷，猶仍在病榻之上，佈署軍事。

六年五月十一日那天，東王楊秀清又上彰化門城樓，眺望江南大營，當時正是大旱，赤地千里，田畝龜裂，楊秀清便遣人去掘斷江南大營的水道。移時清兵汲水，驚覺井水盡涸，於是競相走告，一片大亂，楊秀清又使太平軍攬水上城，一桶桶的往城下澆潑，同時高聲喊道：

「好水！城裏有的是好水！你們儘管進城來喝個痛快，何必忍飢受渴！」

從當晚起，江南大營嚴重缺水，炊者無法舉火，清兵無奈，祇好嚼乾米充飢，飲馬尿止渴。五月十二，燕王秦日昌掃平江北大營後，奉東王楊秀清之命，回師天京，和翼王石達開共破江南大營。秦日昌的麾下有四員大將，級職一律是丞相。這四丞相中有兩位往後是太平軍的一代名將，兩根擎天柱，那便是天朝內訌東王、北王慘死，翼王率衆遠走後嶄露頭角的忠王李秀成與英王陳玉成。其餘二丞相則為陳仕章與涂鎮興。當日，這一支兵馬因為連日苦戰，不勝疲憊，都想回天京後接受犒勞獎賞，好好休息幾天，然後再戰。却不料方抵天京郊外的燕子磯與觀音門，東王楊秀清派來一名使者，正告他：

「除燕王督師辛苦，請先還天京外，其餘弟兄，一概等攻破了孝陵衛向榮的『江北大營』後，方准入京。」

李秀成熟知東王威福日恣，氣傲之高，擬於天王，他的使臣尤其不好惹，當下透着十分為難，便低聲下氣的問：

「東王有旨，自當遵命。祇不過，這燕子磯一帶瀕臨大江，又是一片平陽，委實不便於安營紮寨。」

詎料那使者目中無人，態度好生倨傲，聽了李秀成的陳詞，當下便眼珠一彈，抹下臉來說：「誰讓你在燕子磯安營紮寨來着？東王的旨意，是叫你們今日便攻破江南大營！」

秦日昌怕一語不合，雙方鬧僵，便向李秀成等施個眼色，不再言語，送走了東王使者，他準備入京，行前再三告誡李秀成等四丞相：

「我進天京，自會面請東王收回成命，你們便幫我好生安撫兄弟，在這裏歇一口氣，移時便有佳音。」

然而秦日昌一進天京，請謁東王時，天朝扭轉乾坤的大將居然也碰了釘子，東王楊秀清傲然的說是：

「我決意要他們打破了江南大營，再一起回京領賞，你不必多言。」

秦日昌啞啞而退，城外燕子磯頭，觀音門外，滿心想慶功獲賞的太平軍料頭跣足，或坐或臥，都在忍受大太陽的曝曬伺候佳音，到了下午，大太陽晒得這幾萬人馬汗出如漿，表皮脫脫，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將士怒罵，全軍大譁。四丞相洞三勸撫，迫於無奈，祇好當眾宣告：

「我們此刻便甘冒不韋東王旨意的罪狀，入東京去向東王善爲說詞，諸弟兄務請稍安母躁，安安靜靜的在這裏等候。」

於是李秀成、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四丞相進入東京，晉謁東王，楊秀清一見他們來到便愀然不樂，緊板着脸。當下由李秀成大膽上奏：

「向榮大營久屯壘堅，不易猝拔，是否可以派一支奇兵，出漂水而抵句容，將他的糧道先給斷了，也許可以不擊而使其自潰。」

楊秀清一聽，勃然大怒，他直站起來，一聲厲喝：

「李秀成，你是想抗旨違令麼？」

李秀成連忙免冠，爬在地上磕頭如搗蒜，他一聲聲的說：

「臣怎敢？臣怎敢？」

楊秀清怒目奮映的叱道：

「我的旨意已經下了，違令者斬！」

於是，這四員身經百戰的少年英雄「丞相」，唯有連聲應諾，倒退着身子辭出。當晚便趕回燕子磯至觀音門的營地，飾詞激勵士卒，準備明日大戰。

石達開築壘困向榮

五月十三日，大戰又起，李秀成、陳玉成等揮師急攻江南大營東路，張國樞星夜自丹徒趕返，他急起應戰，力拒太平軍四丞相，和方破江北大營的銳師驍卒，鏖戰兩個時辰，張國樞不敵，退守孝陵衛「江南大營」，李秀成則將他的部隊一直推展到堯化門，將堯化門外的四營清軍團圍困。當夜，石達開帶一隊侍衛，開堯化門來到

李秀成和陳玉成的帳幕，夜夜來訪，面授明日破敵機宜。李、陳二將斯時都是二十左右的少年兒郎，兩人一般的廣西藤縣人氏，跟石達開的家鄉，一水相通，距離不遠。金田起義，石達開實爲翼王，這兩個孩子才是十四五歲的「聖兵」，由於連年的勇敢善戰，所向有功，在太平軍中很快的擢升到「丞相」高職。他們對於翼王石達開可謂敬之如神祇，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日夜間李陳拜見已畢，石達開便和顏悅色的告訴他們：

「你們今日這一仗的打法，雖然得勝却是錯了，須知向榮是滿妖乾嘉名將楊遇春的部下，楊遇春一生會經二百八十餘戰，每戰身先士卒，但是從未受傷，他的那一套「楊家黑旗軍」的打法，名喚「速戰陣」，是他獨出心裁的發明。楊遇春鬼他的「速戰陣」打遍天下無敵手，此刻，向妖學了楊遇春的，張妖又依樣畫葫蘆，你們不知究竟，率隊正面猛撲，因此祇獲小勝，而損兵折將仍多。我特來告知爾等，明日這一仗，你們要避過正面，引軍側擊其左，我自會將一支兵馬，再邁攻他的後路，照我這個安排，破敵可必！」

翼王詳詳教誨，李秀成和陳玉成恭送翼王回城，一心準備來日的一場生死決戰。

五月十五日，李秀成、陳玉成遵從石達開的囑咐，分兵兩路，一路由神策，太平兩門出擊，一路則繞過天保城直下孝陵衛「江南大營」，詎料這日張國樞避而不出，僅由向榮命副將王俊，點綠營兵兩千餘名，邀同棲霞的清軍總兵德安，合力堵截。石達開得訊，便使李、陳二將不必出陣，趁勢在大小水關和馮家邊一帶建築營壘，斷絕「江南大營」的水道，迫令向榮，張國樞併力

來攻，有以解除大營的水荒。當天下午，翼王出東京，親赴大勝關，調度他駐紮在金柱關和大勝關一帶的人馬。這時候，翼王因爲確實掌握了「江南大營」的水源，深知清軍飢渴難忍，必將拼死進攻，於是，他機動的改變戰略，下令各軍，每到一地，便趕築營壘，擋住清軍因獸猶鬪的「銳氣」，同時，使楊遇春、向榮、張國樞一脈相承的「速戰陣」，無從發揮其作用。

果不其然，五月十六，「江南大營」爲奪取水源，將士用命，人人奮不顧身。用馬隊的速戰陣，由王俊、張騰蛟兩路猛撲，這馬隊的速戰陣，每一營作一衝鋒波，抬砲當前，火槍繼後，再後便是噴筒火彈，弓箭刀矛，以遠射程攻擊武器爲主力，兩翼佈署馬隊，一面防止敵軍衝突，一面俟機衝鋒陷陣，攻城略地。進攻時，槍砲齊轟，彈如雨下。李秀成、陳玉成站在營壘上從容指揮本陣的槍砲連擊，清軍返覆衝刺，死傷纍纍，這時，李陳二將方始曉得翼王的堅壁深壘，避其堅銳之計，定得是何等的高明。

石達開決心困死向榮、張國樞，逼他們放棄屹立三年又半的堅強據點，借城背一，決一死戰，所以，十六日他分兵兩路，北路軍由金柱關進據北鄉、堯化門、仙鶴觀，但遇水陸要道，就地築起營壘，分兵把守，南路軍則自大勝關抄過「江南大營」之後，一日間，築壘數十。於是北迄堯化門、南抵紅土山，東至青馬、黃馬羣，西到雨花臺和朝陽、太平二門，翼王石達開和陳玉成、李秀成的兵馬連成一線，以無數營壘，截斷了江南大營所有的水路要道，大包圍圈，至此順利完成，向榮和張國樞等，已成了罽中之籠。

當日，向榮、張國樑面臨生死關頭，急如熱鍋螞蟻，向榮分遣偏裨，將溧水、丹陽、秣陵關各地的清軍，盡數調來江南大營增援，太平軍逮捉第一名求援的清將，石達開不待押入審問，便命人悄悄的將他放了，然後傳令各軍不許阻攔求援清兵與赴援部隊，不論有多少兵馬，讓他們盡數開入江南大營。便如此，江南大營破時，清軍多死了溧水來的一千餘人，丹陽來的五百人，和秣陵關趕來的三百餘人。

瀕亡前的掙扎，向榮居然信知當夜石達開在黃馬羣，他派都司馮子材，趁深夜四更，天色未曙，率隊前往偷襲，但是翼王護衛嚴密，馮子材唯有遠遠的用火器攻擊，造成一場虛驚而已。

十七日，翼王以逸待勞，按兵不動，只是遣一支本部人馬，往攻仙鶴門清軍兵營，王俊、張騰蛟等不敵，綠營兵四下潰逃，「江南大營」唯一的犄角之勢，便被翼王一舉摧破。

泰山壓頂敗清軍

十八日清晨，斥埃來報，張國樑在青馬羣前方親自督工，建造營壘二十座，仇人相見，份外眼紅，踏平天京心腹大患的「江南大營」，時機已到。石達開調兵進將，分撥各路人馬，自己則親身出陣，便以張國樑未築成的二十餘座營壘為主戰場，他將一萬本部人馬，分做十隊，親自率領，猛撲張國樑。張國樑竭力死戰，不料石達開用兵，出神入化，當前強敵，陣勢變化無窮，起先是十個小隊挺進，展開扇形攻擊。不旋踵則增援越來越多，石達開大軍分十路縱隊直線集結，十小隊竟化做了銳卒兩萬，當張國樑倏然驚覺翼

王並非挑撥搗戰，而是以青馬羣為決戰之地，他想抽身急退，為時不久，太平軍層層疊疊，迫他陷於重圍。

向榮在大營獲知張國樑情況危急，力請江寧將軍福興，亦即江南大營的副帥，領重兵前往救援，可是，當福興的大隊一出，清軍陣裏，號砲連響，四面八方，齊出攻擊。紫金山腳的清營，被兩千餘太平軍直衝進來，逢人便砍，見物即燒，向榮急於每營各抽調五百人往救。天京金陵，南門及通濟門大開，數千太平軍高聲喊殺，於是七橋梁清營又是險象環生。——一陣衝鋒，全營清軍停存者不及三百，向榮據報大駭，環顧帳下，連一員可戰之將都沒有了，他祇好親領一千兩百名護衛，馳往抵拒。

青馬羣前，張國樑死戰石達開，左右將士，雖然肯於為他拼死力戰，却是太平軍層層疊疊，每次衝決有如浪濤奔湧，福興和張國樑伏在未完成的半截營壘後面，用火槍抵敵，砲煙瀰漫，太平軍的砲火震耳欲聾，且不容易勉力支撐到將近黃昏，清軍彈藥已罄，只好用刀矛肉搏，力拒一停停衝過來的太平軍，張國樑、福興只殺得血透征衣，雙目盡赤，所部幾已死亡殆盡，留在身邊的，僅祇有福興的巴圖魯（護衛）和張國樑自廣西帶來多年相從，誓共生死的綠林弟兄。

這一場鏖戰，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楊秀清等在金陵城頭眺望，但見半空中是砲煙火光，地面上則屍骸遍野，血流成渠，環繞着鍾靈毓秀，龍蟠虎踞的鍾山，無處不是戰場，無處不見砲火，兩軍生死相搏，血肉互拼，大有鬼哭神嚎，天地變色的悲壯、淒厲與愁慘，觸目所見，不是令

人血脈憤張，而是使人心摧膽裂。

江南大營參差錯落，共有三十餘座，營中的清軍，被石達開擊東擊西，指南打北，差不多盡數吸了出來，投身戰場，不是死傷便是潰散，三十餘座營盤無一領軍的將官，無一具有可守的兵力，一座營盤留守清軍不過一百餘名，於是當日薄曉，夜幕初上，石達開在戰陣上用號礮傳令，開始圍平江南大營。第一支生力軍自靈谷寺後翻過山來，直撲滿洲馬隊四座營盤，發聲喊，搶入去，內中竟空蕩蕩的一人不見，當下便放一把火，將四座營盤燒得火光燭天，烈焰騰霄。

接下來，便是到處火起，不及一個時辰，三十餘座營盤便化作三十餘處火海，皓月辭山，夜幕四合，天京城外的火光，映紅了天京處處，城外鏖戰未休，城裏竟似沒入了血海。太平軍奔騰如雷，漸次逼近大營中心，向榮的總部熊熊起火，江南大營總糧臺已被火光吞噬，清軍自向榮以次，狼奔豕突，奪路而逃。混亂中張國樑左足中傷，鮮血淋漓洩流，他仍鼓勇突圍，尋到了老師向榮，保着他乘亂逃竄，連夜逃抵淳化鎮上，兩人焦灼徬徨，等了許久，還想收集一些殘部，保住他們再往東走，然而漸次突圍來歸的，唯有福興、彭玉雯、德崇額，所携殘部，多則百餘，少則數十，威脅天京金陵三年有半，被清廷倚為東南長城的「江南大營」，終於在石達開泰山壓頂的凌厲攻勢之下，營盤全燬，大軍覆沒。

翼王大破「江南大營」，亂軍中聽說向榮、張國樑福興突圍已走，他正待下令，派隊追擊。當其時，栖霞皇皇，淒淒切切，纍纍如喪家犬的向榮張國樑與福興，只消派一名勇將，帶幾百

世界最優良的日本——

田邊腦炎疫苗

已由日本空運抵臺

製造廠財團 阪大微生物病研究會
法人

大阪市北區堂島西町七番地

總代理

田邊製藥株式會社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二一番地

支店東京・福岡・札幌・石古尾

可怕的腦炎流行期已到
每年由於腦炎而死亡的兒童不計其數

親愛的家長們請趕快帶領你們的子女
注射世界最優良的日本田邊腦炎疫苗

現貨 寶隆貿易有限公司
總經理

臺北市南京西路233巷7號二樓

電話：540021

太平軍，必可手到擒來，成爲俘虜。然而，石達開却依然「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任讓向張遠颺。爲什麼？那是由於城樓觀戰的東王楊秀清，眼見石達開大發神威，一日之間摧破了「江南大營」，他心胸褊狹，又起了深切妬意，於是在他城樓下令，「窮寇勿追」，着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速將「江南大營」燒燬的財米器物，運送入城。其實得勝大軍在灰燼中找了半天，所得不過餉銀五千餘兩，錢五百餘千。楊秀清放走了心腹大患，不幾天石達開被遣走了，他再派秦日綱去追擊張國樑，又是連敗數陣，損兵折將，張國樑虎口餘生，反而因禍得福，趁機崛起。

火光與血腥之中，江南大營一舉廓清，天京金陵，官民頽手稱慶，從此天京近畿，再也看不到清兵的蹤影，曩昔大軍對峙，一夕數驚，如今便消弭於無形。翼王回師，江北、江南兩座大營連續土崩瓦解，使天王洪秀全，極爲嘉勉他的不朽功勳。然而，多疑猜忌的楊秀清却不容他在天京多事勾留。熱烈慶祝勝利，三日過後，他便遂行了他的第一步政治陰謀，將在天京的三王，分別賦予使命，催他們早日出京。打了這麼個大勝仗，翼王所得，不過是加了個「大將軍」的銜，他被東王調赴湖北——援鄂。北王韋昌輝則加「江西宣慰使」職位，派去接收石達開回援天京之

前的勝利果實，——赴贛主持軍政。燕王秦日綱，奉派追擊向張，規復蘇常。
不過，石達開可以稱之爲「向榮的剋星」，江南大營主帥向榮，大營盡失，全軍覆沒，他在敗逃途中憂急交併，怒火攻心，因而得了重病，乃將江南軍事，交給張國樑收拾善後，自己則纏綿病榻，幾度回念敗績之慘，想要自殺。一直拖到七月初九，向榮病死於丹陽，清廷給他的報酬是「開復已革之提督一職」，「厚予賞卹」，「予諡忠武」。這身經百戰的七旬老將，其實等於是在死在翼王石達開的手上。

(待續)